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南北外交妥協問題(華)——東京政界的雜觀

(皓)——俄國政府放逐叛黨者(文)

國民政府與外交(二)

日本的文化侵略

東三省的朝鮮農民問題

向心力與離心力

閒話

幻夢(小說)

松子

叔永

執無

西林

惠

米西一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64, January 28,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六四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一月廿八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一年容易過 大家回首當年

現在生活程度日高了物價較諸十年二十年前竟有高出一倍或數倍者生活之難即此可以概見日後物價之繼續增高自在我們意料之中諸君現在在社會服務的時候一定想得到自己的子女快要長大了最要緊的教育費以及婚嫁費應該積儲些起來權董年高了瞻養費亦應該預備些起來若要精儲預備的方法只有以月之所入節省幾文下來存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日積月累等到需用時候一次的提取出來變成了大宗款項免得臨時四處張羅這豈不是絕妙的方法有意儲蓄的諸君們盍嘗試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地址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號
章程 函索即寄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陸駿劉彥著

精裝一冊三元八角
平裝二冊三元二角

要曉得我們中國吃帝國主義的虧，到了個怎樣的田地；要曉得帝國主義所加諸我國的侵陵，是怎樣的惡毒；就不可不讀此書。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新土耳其

西人眼光中有兩個「病夫國」：——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一個是遠東的中國。
土耳其已經復興了，中國怎樣呢？
我們要知道土耳其是怎樣自救的，不可不讀這本「新土耳其」。

柳開定 編
克述 四本
價百三 十元
編十元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為源溯本末之敘述，尤詳於近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勒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了然。唯讀者最大之目的，在以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資我國人奮鬥之借鑒，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凡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觀為快。至其文學之犀利，敘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現代評論 第六卷 出版預告

合訂本

本刊現已出到第七卷第一百六十幾期了。所有第一三一期至第一五六期，擬重行添印，裝成第六卷合訂本。除總目錄外，並加編人名索引及標題索引以便讀者的參考。此次合訂本裝釘不多，售完即不再重印。定價每本內地大洋一元二角。外國一元六角。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南北外交 妥協問題

近來日本在滿蒙侵略日急，并且又要在山東出兵，對日的外交一天一天的緊張；於是就有人主張南北應當一致對外，以救目前之危險。最近美國要單獨同中國修改條約，但是要南北雙方代表一致合作為開議的條件；於是這幾天滬寧就有了南北外交妥協的空氣。

我們都知道：南北的民衆向來對外一致，所謂「南北外交妥協」，自然不成問題。若是說南北外交妥協，係專指南京的國民

政府，北京的張作霖政府關於外交事項，彼此應該採取一致步驟而言；那麼，這個問題頗複雜，要極慎重的考慮一下！

國民政府的政策。對外是要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對內是要為民衆造幸福，去苦痛。這內政外交兩方面與張作霖的北京政府殘民虐國的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現在有些人忽然想着使國民政府從外交方面同張作霖妥協，我們真不懂他們是什麼意思？再看看北京那一幫向來包辦外交的外交家們！他們說洋話，無論怎樣漂亮，因為他們對中國就沒有自信力，每見了外國人談外交，連個「不」字都不敢說，況且實際上他們都是張作霖的翻譯，還能希望他們作折衝的帮手麼？北京政府這幾年辦外交的歷史，我們是知道的；前年同外國開了一個關稅會議，全國人民希望關稅自主，他們央求外國承認增加一點附加稅，供給軍閥打仗殺人。開了一個法權會議，全國人民希望取消領事裁判權，他們最終承認外國的主張，說中國的法律和司法還沒有到應到的程度。現在對日本的交涉，表面上還作抗拒的形式，而暗中正在那裏締結賣國的密約。使國民政府同這樣的一個北京政府去妥協，想着謀外交的勝利，那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張作霖殘餘軍閥，他政府是將倒的勢力。假使國民政府同他妥協，結果是低降自己的尊嚴，增加他的地位，不僅無益外交，而且有損內政。（華）

東京政界的雜觀

日本議會，雖於一月以前正式開會，但是依照向例，這只是形式上的開幕，除掉選舉院內各項委員長外，並不開議何等事件。不過各項委員長的人選，也就足以表示各黨在議會的實力。月前選舉的結果，政府黨的政友會，似乎完全失敗。就是最關重要的全院委員長，也因為少得五十票的原故，居然被反對黨的民政黨佔去了。

現在一個月的休會期間已滿了，朝野各派正在預備着一場猛戰。野黨不信任政府的動議，如果沒有意外的事故發生，恐怕不久就要提出。而解散議會，舉行總選舉，恐怕是一種自然的結果。

既成的政黨，對於改選似乎都有了相當的準備。尤其是在政府黨方面，業已濫用政權，大批地更換縣知事了。此外如代表無產階級新成立的各小黨，因為受了去年府縣議會選舉大失敗的經驗，也感覺小團體的分立，不獨無益於無產政黨的本身，甚且反而助長既成各政黨的舊勢力，所以現在也均急於謀所以聯絡一致，以便齊心協力相見於選舉場中。日本農民黨，日本勞農黨和社會民衆黨三派近來的妥協，全日本農民組合和全日本勞農同盟兩團體的合併進行，也不外是對總選舉的一種作戰計畫罷了。

(皓)

俄國政府放逐叛黨者

杜洛茨基等一般所謂正統派共產黨人，當列寧在世的時候，對於蘇俄政府後來所採取的一切政策——尤其是所謂新經濟政策——本來就很有不滿意的表示。但是因為列寧個人的資格以及列寧和杜洛茨基兩人的關係，那時候總算沒有破裂敷衍過去了。可是列寧去世而後，情形就大不相同，所以杜氏這一派政治上的勢力，在這幾年當中，也就很有許多的變化。據最近 *Tass* 新聞通信社傳來的消息，蘇俄當局竟以暗設機關反抗政府的罪名，把他們這些人分作「不能矯正的」，「不改悔的」，「改悔的」三類，分別加以放逐的處分了。薩普洛諾夫 (Sapronoff) 屬第一類，(不能矯正的) 放逐於西伯利亞最遠的地方；杜洛茨基，拉得克，拉哥夫斯基等屬第二類(不改悔的) 追放在高加索及阿千格爾一帶；金諾維夫及卡美勒夫因有悔過的表示，則屬於情節較輕的第三類(改悔的)，雖也趕出首都的莫斯科，但仍於被放的地方的教育機關中分別給以相當的位置。

本來俄國政府對待政治犯的手段，死刑禁錮之外，就有放逐這一種處分。蘇維埃政府雖然成立已經有了十年，這樣被放逐的人類，每年平均計算起來，縱令不必多於帝制時代，恐怕也就未必因之減少。不過像這次大規模地放逐，而且被逐的人又都是布爾什維克黨裏的領袖要人，無論是在大革命以前或是在大革命

以後的今日，總不能不算是一種驚人的舉動。(文)

國民革命與外交(二)

松子

國民革命的一個根本事業，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孫先生的這項主張，是今日黨政府外交的最大使命。我們不許把這項事業看做迂遠的事，但同時也不可以看過它的複雜困難的情形。第一要把國民政府對於不平等條約的地位弄清楚。廢除不平等條約只是國民黨的主張；不平等條約是繼續存在着的。國民政府究竟對於既存的不平等條約，立於甚麼地位呢？從國民政府成立，革命軍發展到長江，以至於今，不曾見過國民政府有正式宣告中外間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的宣言，則似乎不平等條約的運命尚須經過一番正式廢除的手續而後能說是終結。那末，在正式廢除以前國民政府還是承認不平等條約依舊有效呢，還是認為它們，至少在國民政府統轄地域內，失了効力呢？如果說它們完全失了効力，則領事裁判權，租界之諸種制度何以仍舊存在？如果說它們依舊有效，則何以解於去年武漢的國民政府否認外領觀審權及南京的國民政府之單獨宣布關稅自主？這種矛盾現象，不但是局外人所不了解，就是國民政府自身，對於它的對外條約的關係似乎也沒有明白確定的觀念。這是在今日對外關係上外交行動極感困難的處所。現在若再不弄個清楚，形勢只有更混沌的。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六十四期

我們以為今日國民政府對外條約的關係，應當按着下述三點去解釋，而後國民政府的地位乃能明白。第一，國民政府，向來認為中外間以前所訂不平等條約，在情勢變遷的今日，再無存在的理由，因而在道義上失了効力；而且締約列強至今不曾正式承認國民政府，和國民政府未發生正式外交關係，國民政府對於這些列強便無履行條約之義務。國民政府現在尚許外國享有條約的利益，這不是承認一種權利，而是承認一種事實。第二，因為國民政府自認對於不平等條約的履行，不負法律的或道義的義務，而只於事實的容許，它有充分的自由來決定容許的限度。質言之，它可以斟酌情勢，對於條約中可以容許施行的部分則繼續許其有效，而對於那些部分之繼續履行有害國民政府的利益的，則即時停止其効力。國民政府在中外條約關係全部未根本改造以前，為中外關係的圓滿安定計，在可以容許之限度內，務少擾動外人在華現存的利益關係。但同時為顧全國民政府的利益，應國民革命的要求，則亦不能專遷就事實，完全容許外國繼續享有一切既得權。這是國民政府一方面容許中外間條約關係繼續，有時亦採與外人條約權利相反的行動之大原因。第三，國民黨對外政策的精神是革命的，不妥協的，但是手段是主平和的。因此，國民政府雖則在原則上反對一切不平等條約，主張廢除，但還是準備以談判的方法，求個平和圓滿的解決。所以非在特殊的情勢，或關

於某特殊急切待解決之事項，國民政府對於條約現狀，不輕易破壞。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國民政府繼承條約義務，實則這全是出於國民政府對外策略之一種慎重態度。以上三點明白之後，便可以了解今日國民政府對於不平等條約之地位；知道現今那表面矛盾的對外關係，不是沒有理論的根據可以說明的。

其次我們要注意的便是改造中外條約關係的準備。現行中外條約關係是極複雜的。無論以何方法廢除不平等條約，必然有附帶於條約的種種法律關係或實際問題須待解決。況且廢除條約是消極的手段，尚有積極的樹立中外新條約關係之一層工作要做。而這些事情都牽涉複雜，不是可以簡單方式解決的。廢除舊約，改訂新約，把中外關係置於平等的新基礎之上，專業何等重大，我們對於全部問題是不是應當有一種精密的調查與研究？我們要知道，廢除不平等條約，久已應當超過口號標語的宣傳階段，而成為政府實際的工作；我們應當把它當做一個重大的專門問題去研究，一種外交計畫去準備。國民政府，對於這方面工作似乎太大意了。黨政府雖然也曾設立過外交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的構成，太偏重政治的領袖，而沒有專門家的地位；大約因為它的職務也只在決定對外大方針，而不在討論專門問題吧。實則這個委員會，似乎開會時候極少，也成了有名無實的機關，連決定外交方針那項大職務，也不會真正履行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準備

更談不到。除了黨政府本身之外，主管對外事務的外交部，對於條約事業的準備，本屬當然應有的事。但是武漢及南京之外交部，雖然也曾都有條約委員會一種組織，然而都沒有完全履行它的職務，完成它的工作。漢寧兩處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之不能完成條約準備的工作，因有種種的原因，而其一個重要的，是在此項委員會自身不獨立，無權威，無固定性。因為委員會是外交部內部的組織，它不能離開外交當局而獨立的從事工作或提出主張；而且委員會自身的地位，既受外交當局的支配，更不免隨當局個人的更動而動搖。因為以上情形，這種委員會使不容易延致適當的專門人才，即已經參加的人，也無法可以完成其基本的工作。今日國民政府如其真有對於改造中外條約關係，開始準備的誠意和決心，便應當從根本上改造關於準備工作的組織與方法。現在有效的方法，不外下之兩種。或是充實原有的外交委員會，加入專門人才，組成專門委員會，作為永久機關，專擔任關於條約及其他專門問題之研究工作。或是仍舊維持外交部內設條約委員會之制度，但委員會構成國民政府的一個機關，有它自己獨立的地位。委員會不但擔任關於廢約訂約之種種研究工作，而且外交當局一切關於對外條約之決定，均須經過委員會一番審議。如是則對於負責任的外交當局固有的職權并不侵害，而同時使那些須得參攷專門家意見的事情，有經過慎重討論的機會。這種組織，在近

世政府已有先例，如英國的印度事務部附設之印度委員會 Indian Council，便是一個。印度委員會那個機關，於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權之運用上，極有效用，已為識者所公認。以今日國民政府對外關係之重要，條約問題之複雜，如果要利用專門人才的助力，則亦以在外交部設置上項類似的委員會為較有效；這種委員會一方面可以自由從事廢約訂約之準備工作，一方面對於其他外交上專門事項，可以構成一個研究及審議機關。以輔助正外交當局的行動。

日本的文化侵略

叔永

「文化侵略」這個名詞，我們已經聽的慣熟，幾乎成了聽慣不驚了。但文化侵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體？最明顯的例，是拿一國的文化來代替他一國的文化，譬如日本人在高麗，禁止用高麗的語言，而用日本語言來替代，就是一例。這個辦法雖然可怕，但是一國未到滅亡的程度，或是一國的文化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是不容易實行的。普通最容易施行而又容易為人所察的，是拿文化的名目來做侵略的手段。這種實例，我們在日本人經營的大連，可以容易找到。

大凡曾經到過大連的人，於日本人經營的各種事業之中，無不注意兩件組織。一個是大連的地質調查所，一個是大連的中央

試驗所。在表面上看來，這兩個機關，不過是一種研究學術的組織，於滿洲的大局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不過我們在事實上考查一下，就曉得這兩個機關的重要了。一個地質調查所先把滿洲的地質和物產調查得清清楚楚了；一個中央試驗所，再把這些物產的用途加一層仔細的研究。例如撫順的煤礦，鞍山的鐵廠，每年產額，占南滿出產總額的大部分，是由地質調查得來的。但如撫順的油頁岩，是由中央試驗所把含油不多的岩石，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得到了工作有利的結果。至於大豆產物的研究，榨絲的研究，菱苦土鑛用途的研究，那一樣不是南滿發達的重要命脈？所以就一方面看來，地質調查所和中央試驗所，當然是一種文化機關，但從他一方面看來，他們也是日本人侵略滿洲的參謀部，先鋒隊。這是文化侵略的一個實例，我希望國人把它認清，並且常常把他放在心上。

看了這個實例之後，我們對於日本人在中國所辦的東方文化委員會，就有點不寒而慄了。東方文化委員會，是日本人拿我國的庚子賠款來辦的一種對我的文化侵略機關。他這種辦法不能算是退還賠款，正如他拿甲午的賠款來辦東京的兵工廠，不能算是退還賠款一樣。不但如此，東京的兵工廠，是設在日本國內的；東方文化事業，是在我國內來開辦的。那末，日本人的侵略政策，簡直是更進一步了。我們以為說到此處，有把日本所謂「對支

文化事業」進行的經過，略為敘述的必要。

按日本於民國十二年，在其外務省內成立所謂對支文化事務局，並於同年四月十八日發表對支文化事務局官制，這明明的告訴我們，所謂對支文化事業，是純全的日本事業。並且，日本對於這種辦法，自始即自己不承認他是退還賠款。大正十二年六月五日日本內田外相致我國張代使的公函，分明說：

「再前記貴翰中所稱退還庚子賠款一語，敵國政府之意，擬將庚子賠款使用於關係文化事業，非謂即行還付貴國。敵國政府當自行充當貴國文化事業助長之用，資貴我兩國間文化之發展，特此聲明。」

不幸我國當局懵然不察，對於日本這種主張，遽爾承受。民國十三年一月我國汪公使與日本「對支文化事務局」出淵局長開非正式協議，竟容納日本方面的提議，成立所謂「日文化臨」協定。從此日本假借退還賠款的名目，來我國實行侵略的政策，就有了法律根據了。

這種協定發表後，國中教育界略明真象的，無不羣起反對，尤以京滬兩地的各團體，反對得最為激烈。日本亦知不妙，乃派服部朝岡兩人來華疏通。兩人逗遛京滬多日，終以學界反對激烈，未得結果而返。

又不幸民國十四年段祺瑞做臨時執政，日本利用段政府親日

的傾向，成立所謂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當時中日委員開會數次，但社會上的反對仍甚激烈，結果除議決委員自己的薪水外，還沒有甚麼進行。

民國十五年，日又利用時局混亂的機會，在北京繼續開中日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此次通過會章並擬辦事業的計畫。其計畫打算在北京設立一個人文科學研究所並圖書館，在上海設立一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他的組織和辦法，皆由日本委員提出，中國委員，完全處於服從的地位。聽說此次開會，因該會名稱中的中日兩字，發生了國際的先後問題，結果改為東方兩字完事，這可以看見我國委員在該會中的力量了。

十五年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開會之後，我國因時局混亂，無人過問，而日本則趁此時機，着着進行。他在北京組織的人文科學研究所，關係若何，姑置勿論。至於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的重要目的，乃在我國地質，動植物產的調查和醫藥的研究，此真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試問自然科學應該研究的問題何止千萬，日本人為甚麼偏偏注意我們的地質和動植物？地質調查生物研究等事業我們已經設有機關積極進行，又何勞日本人來越俎代謀？我們要再不明白日本人的用意，請看看我在篇首所說的南滿鐵路公司地質調查所和中央試驗所就知道了。

日本人這種文化侵略的政策，現在正進行未已，兩三個月前

所謂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又在北京東京兩處開會了。據報上所發表的，東京的開會的結果，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決定做幾件事：(一)調查中國各省的地質(二)測定各處的地心重力(三)調查長江流域的動植物(四)研究醫藥上的某種問題(五)派遣研究生等等。這其中測定各處地心重力一項，當然不過是一種陪襯，其餘各項事業，皆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的文化侵略的政策，不是神經過敏的說話。現正聽說日本人更得寸進尺，不管我國內學界的主張與輿論的反對，竟派遣了大隊的地質學和動植物學專家來我們國內實行調查了。聽說他們的地質學家先在北方調查，而動植物學家則往揚子江流域調查。大約他們此次並不希望得到甚麼重要的結果，不過想趁這個大家不注意的時機，作成一個先例，以便將來有所藉口罷了。

以上所說的，為日本人所辦『對支文化事業』進行的經過，我國教育界反對此事的意見和言論，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複述了。我們追溯此事經過的全程，只覺得反對的自反對，進行的目進行。日本人那種悍然不顧的態度，固然可恨，而我國參加此事的委員，明知日本人的野心，仍當甘心附和，尤覺可惜。現在事機迫切，我們以為希望委員會自動的出來阻止日本人的行動，是做不到的，但是希望我們所謂代表人民的政府，至少做下列的幾件事。

(一)發表宣言，不承認民國十三年汪公使與出淵局長所定的中日文化事業協定。其由此協定而發生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應即停止進行。

(二)說明我國地質及動植物的調查，皆為我國國家事業，外國政府無論有何藉口，不能越俎代謀。

(三)通告日本政府，召回其地質及動植物的調查隊。若不願我國允許與否而勉強進行，我國政府不負保護責任。

(四)最重要的，速即組織各種調查及研究機關，從事於我國地質和物產的調查及研究，以免他人的垂涎及侵略。

我們希望從前發激揚的學界，不要事到緊急，反而銷聲匿迹，我們猶希望號稱代表人民的政府，特別加以注意。

東三省朝鮮農民問題

執 無

最近朝鮮境內發生排華暴動，算是比較的惹動國人的注意。但是近年以來朝鮮農民大宗的向東三省移殖，還不曾得到國人普遍的留心。其實，東三省這塊地方因為近二十年來經濟狀況進步的原故，國際經濟關係使因日一天一天重要，恰巧它又是和兩個勢力比我國強大的國家為鄰，我們還可輕輕看過這重要的發展嗎。

東三省經濟價值的增加，當然要歸功於境內交通進步物產開

發的原故。因此，就引動了直粵兩省苦力和朝鮮農民同時大量地流入這塊會經過數百年嚴密封禁的地方。這是作者在本刊前已發表過的（參看第一三二期）。

鮮農越過圖們江移入東三省邊地耕種，大約是起始於同治年間。但是東三省的地方長官直至光緒年間才能察覺，向當時的韓國提出交涉，後來便釀成了所謂間島事件。該事件的糾紛，直至宣元之中韓界務條約成功以後，才告解決。然而在這時候，鮮農在吉奉邊地一帶的勢力，已經有了相當根基，所以中韓界務條約締結的結果，不單只承認日本政府在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四埠（在吉林省延吉道南部）設置領事館，並且指定韓民的雜居區域許其置產墾地，於是鮮農在境內的發展更加便當了。

從間島事件以後，經過了廿年的醞釀，於是鮮農的移殖數量，跟着東三省經濟的發展，也就一天一天地加多。鮮農足跡所及的區域，一面是代表朝鮮固有的文化生活，一面又是表示日本國力的侵掠，所以意義是十分的嚴重。

我們首先要道朝鮮農民移殖的原因。第一是由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實施。日本自併吞朝鮮以後，二千萬韓民的居住怎樣處決是一個頂重大的問題。她的政策是要使日人移入朝鮮境內而使鮮人移入東三省。現在韓民處於政治經濟二重壓迫之下，當然只能避讓；結果就是近年以來朝鮮境內日人的加多，和東三省鮮農的

流入。去年日政府已設置拓殖省，日本的移民政策將來是更有重大的發展的。據去年八月朝鮮日報所載，自一九二七年一月以後，移出朝鮮國境的韓民的有十七萬人，這全是由于日人用政治經濟種種手段壓迫的結果。第二是由于東三省水田事業的發達。東三省自開放以來，對於苦力的需要本來是隨着經濟事業的活動一天一天地迫切；加以自從水稻事業因為消費的增進在東三省境內變成一種新興重大的農業作物以後，原來在東三省境內的或由直魯移人的苦力，大半都是不諳水稻的種植法；這兩種情形都是促成鮮農移入東三省內地雜居的重大原因。韓民本來是食米民族，善於種稻，以東三省人民所委棄不顧而有大利可圖的農作物，他們當然是非常地樂於從事。（註一）因此我們知道鮮農的移入東三省第一是由于在朝鮮境內受日人統治的壓迫和經濟權取；第二是由于東三省境內經濟上適於生存的引誘。

其次，我們要知道鮮農移殖以後，影響和日本人的政策。我們就過去的情形觀察，鮮農移入東三省的影響是異常的惡化，其原因是全由於中國地方官吏和外交當局的顛預。從經濟上說，政府對於被吸收而移入東三省的直魯苦力沒有一定的指導支配的方針，弄到現在東三省的水田事業差不多完全由非國籍的鮮農置產經營。所以從今以當積極的提倡東三省農民從事種稻事業。從政治上說，由條約上指定的鮮農雜居區域，擴到鮮農的內地雜居，

像現今奉天的東邊道和吉林的全境，都有鮮農的足跡，這是有損於條約的精神的地方。從文化上說，鮮人的生活是不會同化於中國的，而地方官吏對於入境鮮農也不會施行一定的教育。總而言之，鮮農在東三省的境內已經有了幾十年的自由移住，自由殖產營業，所以吉邊各縣的鮮籍人口，有的已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們在過去是幾乎完全獨立於中國政治權力支配以外，因此便引起了東三省地方政府從事取締的決心，這就是我們一年以來所常常聽到的東三省當局取締韓僑的消息。究竟日本人對於此種事件採什麼態度呢？日本人在東三省有兩個極重要的政策。一是他們的鐵路政策，一是他們的土地政策。自從南滿安奉鐵路成功，吉會路權被攫取以後（註二），日人在東三省的鐵路政策便實現了。自從民四的中日條約提出商租權以後，于是日本人的土地政策便也出現了。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在東三省境內使用日人土地所有權，並不是嚴格的租用權。然而這兩種政策都有日本的移民政策隱在後面。日本人要解決人口膨脹問題和鮮農的移殖問題，是得要先實現鐵路和土地兩個政策，然後人口問題的解決，才能有一層保障。就中更以土地所有權的問題為最重要。

最後依我們的意思，對於東三省朝鮮農民問題，是必得于下列各點加以注意。

一、在東三省境內非商埠地的朝鮮人民，須入籍同化。否則須

驅逐出境。

二、對於居留境內的朝鮮人民，須施以中國教育。

三、對於入籍居住的鮮民須設置特種機關管理之。

東三省境內日人經濟勢力的進步，已經是根深蒂固。假如我們的政府當局連這鮮農的移殖問題都不能夠有一個澈底的正當解決辦法出來，那是東北未來的國際糾紛只有一天深似一天的。

（註一）在吉林濱江地方，每稻米一斗合十五斤值哈大洋三元左右。米價在北滿是很高的。

（註二）吉會鐵路是光緒三十二年與日人預定的路線由日人承築。現在吉敦間百三十英里已經動工。敦化至朝鮮會寧之百四十英里還沒建築。此路在日本國防止商業上都有極重大的意義。

向心力與離心力

西林

五六年前讀到一個美國人著的一本書，書名 From Newton to Einstein。在開首的幾頁中，有解釋引力定律 (Law of Gravitation) 的幾句話，大意是說：「太陽吸地球，地球也吸太陽。吸力是與物體的質量成比例的；太陽的質量比地球大，所以太陽吸地球的力亦大；地球的質量比太陽小，所以地球吸太陽的力亦小」。由這幾句話，我們可以說，著書的人，不但不懂引

力定律，他連「力」就沒有知道。

力的觀念——或什麼是力？——在物理學上很不容易解釋，尤其再牽涉到相對論。現在把相對論完全撇開，單講舊的力學，那麼，力的性質，我們是知道的。說玄一點，以力為本體，我們可以說，力總是發生於兩物之間的。或是「拉」的性質，使兩物趨合；或是「推」的性質，使兩物分開。以物為主體，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物體（甲）加力于另一個物體（乙），這另一個物體（乙）同時也就加力于物體（甲），兩方面所感覺到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取第一個說法，我們可以說作用于兩物之間的，就祇有一個力。取第二個說法，我們不妨把他說成兩個力。這第二個說法，就是 Newton 的三條運動定律中的第三條。至於定律中有所謂原動力與反動力之分，那是因為我們於兩物之中，又認定了一個做主體。

設或有一個整個的物體，孤獨的處在宇宙之外，他就不能和別的植物體發生力的關係。那樣，這個物體，如果原來是靜止的，他就永久靜止；如果原來是動的，他就永久動着；動的快慢不變，方向也不變。設有一個物體，雖不是處在宇宙之外，但所有別的植物體加在他身上的力，可以完全抵消，那麼，單就運動的一點而論，他也就如同處在宇宙之外一樣；如果原來是靜止的，就永久靜止，原來是運動的，就永久運動，快慢和方向都不改變。所

以無論一個物體是處在宇宙之外，或雖處在宇宙之內，而加在他身上的力可以抵消，他是萬萬不會打圈子的。這是 Newton 的第一條運動定律。

現在進一步講，假定有力發生於兩物之間了，兩物所感覺到的力的大小一定相等，那已經說過；兩物因加力所發生的變化相等不相等呢？不一定相等。因為一個物體運動的變化，一方面固然要看力的大小，他一方面，還要看物體本身質量的多少；質量的變化小或慢，質量少的變化大或快。你用同樣的力，有時可以推倒一個瘦子，推不倒一個胖子，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 Newton 的第二條運動定律，不過說得太粗魯了一點。

讓我們先舉幾個例，來證明。（一）假定水裏有兩隻船，從這隻船用一根繩牽引那隻船。兩船之間現在發生了力。這個力是「拉」的。從船看來，每隻船各受了一個力，彼此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每隻船既受了一個力，——一個力自然不能抵消——所以不得不走。結果這隻船向那隻船走，那隻船向這隻船走；重的走得慢，輕的走得快。（二）假定水裏有一隻船，一個人站在岸上用一根繩牽引他。同樣，人與船之間，現在發生了一個「拉」的力。結果船被人拉着向人走，人被船拉着向船走。——啊，別忙，人是站在岸上，有倚靠的。唉，有倚靠也得走，所以，人，地球，和地球上其他的一切，都被船拉着一齊向船走。可惜地球

與船比，質量太大了，人所能用的力，又太小了，即令有一個站在地球以外的旁觀者，也祇能看出船的運動，看不出地球的運動。（這裏我們假定了地球是一個整個的硬東西，不然他祇要這邊凸一凸，或那邊凹一凹，就可代替他的運動。）（三）假定一個人想從地面向空中跳。人的腳底與地面之間先發生了力。這一次這個力是「推」的。地球把人往上推，推到上邊的空中去。人把地球往下推，推到下面的空中去。等一會，因為人與地球中間有引力的緣故，人掉下來，地球掉上來，並且在原来的地方碰頭！

雖然有了以上的幾個例，有人也許還會疑問：既然一匹馬拉一輛車的力，等于車拉馬的力，那麼，爲甚麼馬和車能走動，爲甚麼只見車子往前走，不見馬往後走？馬拉車走，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如果硬把他簡單化，我們可以說，有時馬和車是一個團體，地球是對方，力發生于馬蹄與馬路之間。這個力是「推」的。所以馬和車被地球推了往前走，地球被馬和車推了往後走。有時馬和地球可認作一個團體，車是對方，力發生於馬與車之間。這個力是「拉」的。所以車被馬和地球拉了往前走，馬和地球被車拉了往後走。當後一個現象發生的時候，拉車的馬猶如靜立在地上能用力的一匹石馬。當前一個現象發生的時候，車和人猶如附在馬尾上的一隻蒼蠅，隨着馬走，不過大小不同了。

懂了力的性質，我們可以談引力定律。引力定律是說，兩個物體（精確一點應說兩個質點）間的引力，與兩個物體質量的相乘積成比例，與兩物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例。換個說法，就是假定距離不變，兩物中任何一物的質量增大一倍，引力就要增大一倍，如果兩物的質量各增大一倍，引力就要增大四倍。假定質量不變，距離增大一倍，引力就要減到四分之一，如果距離增大兩倍，引力就要減到九分之一。餘可類推。引力定律，是一種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第一步所應知道的，還是太陽有多大的力吸地球，地球就有多大的力吸太陽。

現在我們可以談談所謂向心力和離心力。

一個物體受了力的作用（對方的物體，姑且不管），就要改變他的運動。如果原來是靜止的，他就依着力的方向運動；不但愈走愈遠，並且愈走愈快。如果物體原來是動的，那就有兩種情形。（一）如果力的方向與原來運動的方向相同，結果物體是仍在一條直線上走；或是愈走愈快（如果力是幫助的），或是愈走愈慢（如果力是抵抗的）。（二）如果力的方向不與物體原來運動的方向相同，照例物體運動的快慢和方向都要時時改變。其中有一個特別場合，就是力的方向與物體運動的方向成直角——運動的方向時時改變，力的方向也時時改變，但二者始終成直角。在這個情形之下，物體可以繞着一個圈子走；方向時時改變，但慢快

始終如一。要一個物體這樣運動，第一，力的大小要配合適當，第二，力的方向必須從物體向圓心。這種力就叫做向心力。所以向心力是拉着一個要走直路的物體走圈子的。

這種向心力從那裏來？我們能不能把一個物體（甲）放在空中的任何一點，同時利用引力，教他吸引另一個物體（乙），在他的四圍繞圈子？自然不能。因為引力（以及任何力）是發生於兩物之間的；如果（甲）吸（乙），同時（乙）也吸（甲）。但是，我們雖不能教一物靜止，一物繞圈子，我們却能教兩物同時繞圈子。（甲）借（乙）的引力做向心力，（乙）借（甲）的引力做向心力。這個圈子怎樣繞法？

如果兩個物體質量相等的話，他們繞圈子的時候，就如同裝在一根看不見的棍子的兩端，繞着棍子的中點循環運動。這樣，兩物間的引力，將兩物吸向中心，那恰恰是他們繞圈子所須要的向心力。假使現在有人問，當這兩個物體這樣繞圈子的時候，除了這向力之外，有沒有所謂離心力？我們的回答是：沒有！除非我們把一方所感覺到的自己的向心力，叫作他一方的離心力。

因為有了向心力，物體才能繞圈子。假定在某一時刻，兩物的位置正是一上一下，忽然引力消滅了，這兩個物體就要即刻分開。怎樣分開？左右分開。他們所以分開，因為現在甚麼力都沒有了，他們可以自由的各走各的直路。如果現在有人說他們的分

開，是因為離心力使他們分開，這話不通？如果硬要說是離心力使他們分開，請問他們為甚麼不背着圓心走，而是左右分開？

以上所講，是兩個質量相等的物體。質量不相等的兩個物體，情形也完全一樣。他們可以同時繞圈子。繞的方法，也如同裝在一根看不見的棍子的兩端。但是現在與以前有一個分別。以前的圓心是在棍子的中點；兩物所繞的圈子是同一圈子。現在的圓心略偏移到重物的一端。所以輕物繞的是大圈子，重物繞的是小圈子，兩個圈子的中點相同。這個重物愈重，兩個圈子的公共中心，愈加移近重物。設或重物比輕物重上千百萬倍，圈子的中心可以一直移到重物的裏面去，甚至極近于重物自己的中點。但是重物仍然是要繞圈子，雖然圈子可以很小。

三四天前又在報上讀到一篇文章，裏面講到向心力與離心力。那文章裏說：「天文學上的原理……解釋宇宙的支配，是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向心力，一種是離心力。若地球的向心力太大，則距太陽日近，離心力太大，則距太陽日遠。必兩力平均，而太陽與地球之關係，始能保持常態，無衝突毀滅之慮。向心力是使太陽與地球合，……離心力是使太陽與地球分。……」這裏著者大約是把太陽所感覺到的引力，認作地球的離心力，這本無不可，不過這是太陽那一頭的事，地球這一頭，就祇有太陽加在地球上的引力。換句話說，天文學上，僅有一種引力使太陽與地球合

，沒有另一種力使太陽與地球分。

十七，一，十九。

閒話

真

陽曆新年，我得着一整天恩假。適巧，頭一天是禮拜，合攏起來，算有兩天。真的，無巧不成書，再頭一天，又是找沒有工課的禮拜六，合攏起來，算有三天。我想，既有了這個機會，不如索性再請一天假，湊成不折不扣的四整天，到上海玩一趟。

十二點在南京上車，十點到了上海。因為上海的汽車便宜，我於是乎於下車之後，坐了一輛汽車。不料車子到了一個橋上，忽然來了一個極兇猛的聲音。我也沒有聽明白這個聲音包涵着什麼意義，但是車子停了，我也從車子上跳下來了。旁邊走上來兩個雄赳赳的巡捕，把我身上摸得無微不至，把我所帶的一個小小的提包，同搗海翻江一樣搜檢了一番，……兩番三番。我真是鄉下人，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後來問了車夫，纔知道這是洋大人要保護租界上華人的安全，恐怕有綁票匪從這個橋上混過去；這是他們的好意。

「吾因之而有感矣。」

德國人在大戰以前，擁據了幾十萬雄兵，以為世界上的民族，都可以被他們滅得掉的。但是一個人要做壞事，總不肯當壞名

，不但是不肯當壞名，並且還要冒牌當好名。滅人家的民族，總是一件壞事，他偏要說是一件好事。他們說：依「後天性質不能遺傳」的學說來，一個優美的民族，永遠是優美的民族，是不能變壞的；一個卑劣的民族，永遠是卑劣的民族，也不能變得好的。我們若要把世界變成一個好世界，我們祇能讓優美的民族去生存，那些卑劣的民族，是應該滅絕的。所以以優美的民族去滅絕卑劣的民族，並不是不道德的行為，而且這正是道德的行為。這就同講優種學的人，要便有肺勞病的人，有梅毒的人，以及一切有遺傳性的傳染病的人，都沒有傳種的機會，是一樣的道理。這正是保全人類的健康，何曾是不道德的呢？不待說，那德意志人，是優美的民族。

英國人的殖民地，佈滿了全球。他們吸取了殖民地的脂膏，以維持他們自己特殊的地位，也覺得多少總有一點兒說不過去，於是他們也要弄一塊好招牌。他們說：政治的目的，在謀人民的幸福。但是祇有「富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可以擔得起這個「謀」的責任。有一些「沒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就是盡力去「謀」，也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於是這些沒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就要永遠受盡人類的痛苦了。所以以「富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去統治「沒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並不是自私自利的侵略，乃是代人謀幸福的熱心；就同健全的人幫助殘廢的人一般。這就是為人

人類謀進步。你們豈不看見印度的例子嗎？印度在未屬於英國皇冠之下的時候，宗教部落，紛爭不已，水災是無歲無之。現在呢，內部的戰爭，也消泯了，水利也修好了，鐵路也通了。這都是「富於政治能力」的英國人統治着「沒有政治能力」的印度人的好成績。

我們爲什麼要到租界上去求安全？爲什麼租界就安全，非租界就不安全？難道我們果然是卑劣的民族嗎？我們果然是沒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嗎？我們也應當努力纔好罷！

小說

幻夢

米西一

黃貴和這一天特別的高興。因爲他們的隊伍打了一次勝仗，打死敵方幾十個人，得了幾十桿鎗，——這不是他們兵士的好處；他們的好處，是在敵方的死兵身上，搜得了多少貴重物品，裝在各人自己的腰包裏。

他們有三個多月沒有領到餉了；長官的軍紀又嚴，不敢向地方擄掠。敵方的軍隊，和他們一樣的沒有領到餉，但是從S城退去的時候，用槍彈向那些商店裏自由兌現，兌取了多少現洋鈔票金銀首飾，——銅元太板重，他們是不要的。雖然打了敗仗，於

他們却沒有什麼損失，並且還有利益。不過那些打死了的，現洋鈔票白裝在身上，沒有人替他們拿去買棺材；敵方打勝仗的兵，把他們身上的現洋鈔票搜了去，依舊讓他們躺在路旁，領略地面上的天然風景。

黃貴和這一天的財運特別好，比他的同伴所得特別多，——一個手錶，三個金指環，二十圓的鈔票，六塊現洋。他的同伴，有得現洋的，有得鈔票的，有得金銀飾物的，但是合算起來，總不及黃貴和的多。但是他們也都高興，因爲三個多月沒有領到餉，現在都有錢了。

那晚九點鐘的時候，他們到了C鎮，黃貴和就向他的同伴發起，說：我們這幾個月苦夠了，今晚我們要買些酒肉來，大樂一回。大家都很高興的贊成。他們的連長排長，也高興，也願意讓他們樂一回。他們喝酒，猜拳，三五個一團，七八個一隊，蹲在地上，有說有笑。黃貴和的酒喝得很多，耳根都紅了，忽然覺得要小解，跑到那會館的圍牆邊去，扯開褲子，左手觸在繫褲子的板帶上，那幾塊現洋，凸起在帶子裏面，心裏不由得癢癢地；一而在小解，一面忽然想及：今晚到本鎮的時候，從某處一個小茅屋的門口過，看見一個瓜子臉兒，嘴唇塗得紅紅的姑娘，向我瞟了兩眼，還微微地笑了一笑，一定是本處打把式的姑娘；不然兵從此地過，爲什麼她還沒有逃走呢？今晚放哨，若把我放到那茅

屋邊去，那就是我的運氣真好了。他這麼想着，小解完了，轉來吃過飯，長官傳出命令，整隊了，派步哨了。

黃貴和只望長官立刻派他出去，並且要把他派在那個茅屋旁邊。不湊巧，第一班步哨沒有派到他，他竟派在第三班去了。現在是十一點半鐘，每班兩個鐘頭，算來他自己要到三點半鐘才得出去。長官吩咐他們還沒有出哨的人，早早睡覺，不要臨到出哨的時候，又喚不醒來。

黃貴和沒有法子，只好睡了。他和他的同伴們，橫七豎八，都睡在地板上，墊的是稻草，蓋的是兩個人共一條的粗毛毯，——因為他們這一師的軍裝算是完備的，所以他們才能够享這種福。但是黃貴和總是睡不着，同伴們的酒氣四面薰到他鼻管裏來，和他自己的酒氣打混。他把眼睛合上，那茅屋門口，瓜子臉兒嘴唇塗得紅紅的姑娘，就望着他在那裏微笑，開一開眼睛又不見了。他睡了許久，喉管裏嗡嗡的出聲了，口裏斷斷續續的說話了：

「……你是這裏等我嗎？我的寶貝！……嗡嗡……我沒有喝過酒。你和誰喝了酒？這是你嘴裏的酒氣！……」

他此刻到了一個小屋子裏，却不像這晚經過的那個小茅屋房；門上掛着一幅花布門簾，房裏面有一架寧波式的彫花牀，牀上鋪着洋絨花毯，毯上疊着十景花牀，牀對面的條棹上，有妝盒，有鏡子，有茶杯，有水烟壺；和他並肩坐在牀沿上一個二十來歲

的姑娘，白胖白胖的臉兒，水汪汪的眼睛，烏黑的髮兒，側着頭，滿面的笑容，和他說話，說的異常親切。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向她說：

「我剛從一個茅屋門口過，看見一個標緻女人，在門口坐着，想必就是你那個妹子了？」

她答說：「我說你醉了！你想！我做團長太太，我的妹子，怎麼會到那茅屋子裏去呢？」

他聽她這麼說，心裏驚疑起來了——「我怎麼這般大膽，跑到團長公館裏來，闖入團長太太房裏，和團長太太一塊兒坐着呢？」他忽然自己看看自己的裝束：黃色的呢軍衣，肩上釘着金色的肩章，腰間的皮帶上還有繫指揮刀的白銅鍊和銀子一般的耀眼，腳上登的長腿黑皮靴。他悟過來了：「我不是已經升任第二十三團的團長了麼？我還在此地作夢，想着那年在O鎮上茅屋邊的故事呢？我今天真是醉了！」

他這麼想着，忽一轉眼，和他並肩坐着的團長太太不見了。門外有一個老婆婆叫喚他。他起身跑到房門口，打起門簾一望，那個老婆婆便說：

「貴和！你就不記得你的媽媽了！你出去這多年頭，從沒有寄過一文錢回來養我。你如今升了官，娶了親，在此地快活；我不來找你，你也不來接我！……」說着，哭了。黃貴和也哭了。

他哭了一會兒，才說：

「媽媽！是我不孝，請媽媽饒恕我。」

他媽媽接着說：「我也不怪你！你在外苦了這些年，如今才升到這一步。你的弟弟呢？你如今做了官，自己的親弟弟，也應該得一點好處，才見得你有良心。」

他聽到說及弟弟，忽然又驚訝了：「我媽媽不是已經死了嗎？她臨終的時候，不是向我吩咐說：我沒有父親了，弟弟比我年紀小，不懂事，要我好生照顧嗎？現在弟弟不在此地，媽媽却又在此地！今天我真是醉糊塗了！」

他這麼一想，忽然又不見他媽媽了。他把頭俯下去，望見自己的腳上，穿的又是一雙草鞋，腿上繫的是白絆帶，帶上粘着一點一點的黃泥。四面張望，房屋牀鋪棹子，甚麼都沒有，自己却坐在路旁邊的草地上。

他一想：今天我追趕敵人追得太苦了。方纔我是倒在這草地上睡着了，做了夢了！現在我們的隊伍，不知去了好遠，我應該趕去了。

他起身便走；走不了多遠，忽然看路旁邊躺着一個打死了的兵，頭上流出來的血，把黃土染紅了飯碗大的一塊，那顆彈子是從左耳上穿過右耳出去的。他便彎着身子向那死兵的身上去搜檢。這一喜不小，竟搜出一筒四五寸長的現洋。

他喜極了，不禁高聲的說：「我黃貴和今天真是財運到了！哈哈！」

他的同伴把他肩上一推，說：「大家曉得你今天特別發了大財呵！也不要喜到夢裏去呢！還不快起來，臨到我們出哨的時候了。」

他喉管裏還是「嗡嗡……」他的同伴重重地把他一推，他才醒來，預備出哨去了。

他們一同去出哨的有五十幾名；因為他們的步哨線很長，差不多有四五里路，卻完全在O鎮的郊外。黃貴和的哨位，偏偏派在末尾最遠的一個。他和他的同伴從那會館門出去的時候，他便留心經過的處所，總沒有遇着一個小茅屋像那天晚上曾經遇着過的。因為步哨線的方向，是另外一個方向。

黃貴和到了他的哨位上，原來站在那個哨位上的兵，有了交代的人，跟着同來的隊伍回去了；一刻工夫就只贖了黃貴和一個人握着鎗，站在那裏。

他那個哨位，是在一個矮矮的山坡上。從O鎮往東一條通行路，必定經過這個山坡；坡上有一個石塊砌成的土地廟，不到四尺高；廟的後面却有一株古柏樹；柏樹的枝葉，狼瀾密的垂在那個土地廟上面。此刻和黃貴和作伴的，就只有那株柏樹，和土地廟裏的泥塑土地。他握着鎗站了一刻工夫，覺得腿管有點疲乏，

便在那土地廟的旁邊坐了下來，仰望着天空，半個下弦的殘月，亮晶晶地懸掛在天上；稀稀落落的星子，東一顆西一顆的閃灼着；向東望去，一帶水田，映着月亮，光油油的靜悄悄的。因為是四月下半月的天氣，冷却不很冷，不過一個人實在覺得很孤寂。他把那個小茅屋裏的姑娘默記了一會，又把剛纔在那會館裏做的好夢溫習了一會：自己作了團長，有了很嬌嫩的團長太太，看見媽媽，說及弟弟，又在一個打死了的兵身上搜出一包洋錢。他溫習到此處，忽然有點怕起來了，因為那個死兵頭旁邊一塊飯碗大的血蹟，又印到他眼睛裏來了；他把頭左右張望，彷彿那個死兵就會來找他似的。既而又自己笑自己癡，和死兵相與，不知多少回了，夢裏的事，又有什麼可怕呢？

他如此溫習了幾遍，兩點鐘的時間，總不得完功。他又回念到昨天的事情，左手插到腰間的板帶裏，把所得的貴重物品摸了一摸。他忽然想起這土地廟的土地，或者有些靈氣，便立起來恭恭敬敬，對着土地廟跪下去，默默的禱告：『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求你老夫婦保佑我黃貴和，同薛仁貴一樣的得功，縱不然，得到一個團長的地位，把我夢裏的好光景變成了真事，我一定把這個廟改起成一個大廟來酬謝你老夫婦。還有一件小事，求你老夫婦成全，我這幾天走的疲乏了，想在本鎮上紮住一兩天，——因為總想到那小茅屋子裏去一回，不便向土地神直說，——求你

老使一個神通把我們的官長暗中留住一下。』禱告完了，又恭恭敬敬拜了幾拜，才起來伸一伸腰，又在廟旁邊蹲坐下去。

天上的星子，漸漸地不見了；那半邊殘月，漸漸地變成淡白色了；忽然柏樹上撲撲的一聲，飛起一雙烏鴉，到把黃貴和嚇了一跳。仰首一望，一對烏鴉在空中飛翔着，『嘎！嘎！』的叫起來了。向東望去，魚白色的天邊，漸漸地轉成紅黃色了。一帶水田上，彷彿有些很稀薄的水氣向上浮動似的；一條石塊鋪成的行人路，從山坡旁邊下去，穿過那一帶水田，到了水田盡處，接着就是一道夾而長的石橋，架在一條小河上面；過了石橋便是一個山隘口；那條路從那山隘中間穿過去，看不見了。

黃貴和從熾微的晨光中，望着那橋頭的山隘口邊，彷彿也有一個兵士握着鎗站在那裏，但是起初還是看不十分明瞭。他心裏想着：『我們的步哨，我自己是最末尾的一個，那決不是我們的同伴。聽說敵方的後隊是昨天下午退去的，恐怕就在那邊不遠；那個兵恐怕是敵方的步哨。我要留一點神，不要先被他看見了。』他心裏這麼想，一面就把身子隱到土地廟後而去，把頭從廟的後簷上探出，望着對岸山隘口的哨兵。

他看了許久，越看越清楚了，確是敵方的步哨。他看見那個兵的臂膀上纏着一縷白布，心裏想：『我們的臂章是紅的。那還不是敵人嗎？』

他估量着：「此地無那橋邊，不過七百密達，一定可以射得中，只怕我今天又要發點小財了。」他於是提起鎗來，把牠擱在土地廟的上面，向那剛纔發見的敵人瞄準，心裏又默默地祝禱土地神說：「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你老扶助我黃貴和，便請從此刻始！」「拍！」的一聲，對面橋邊的敵人，應聲而倒。

黃貴和好像獵夫一鎗打中個兔子，便立刻跑近前去收檢的樣子，他把鎗擱在肩上，飛也似的向那橋邊跑。

他跑過了那道攔，望見那個兵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頭旁邊一塊碗大的血蹟，和昨夜夢裏所見的，一毫不爽，心裏一喜：「這四五寸長的一包洋錢，一定也在他身上了。」他便向那死兵的腰間去搜索，果然搜出一筒四五寸長的物件來了，却是一包銅元，以外一無所有。他心裏不高興，想再看看那死兵胸襟上的小口袋裏，有沒有鈔票等物；沒有！却看見口袋上面配的符號上有「黃貴清」三個字。

「黃貴清！……」他大大地驚訝了：「黃貴清！不是我的親弟弟嗎？難道我還是在夢裏嗎？待我來相一相面龐看。」

這時候他纔過細端詳那死兵的面龐。面龐上雖然沒有嵌着「黃貴清」三個字，可是把黃貴清印在黃貴和的眼睛裏，比「黃貴清」三個字還要顯明些。

黃貴和哇的一聲哭了：「我的弟弟呀！你爲什麼也當了兵？」

你當兵爲何不到我們的隊伍裏來，和我在一塊，却在敵人的隊伍裏呵？……我的媽媽呀！你昨夜送夢給我，不是提起了弟弟嗎！你爲何不明白告訴我說：你的親弟弟已經在敵人的隊伍裏，你不要亂開鎗呵！」

他哭着這般埋怨了一會，又想：「我的弟弟呀！你幾時到了敵人的隊伍裏呢？你爲什麼在敵人的隊伍裏呢？」

他又想：「敵人是誰呢？他們爲什麼是我的敵人呢？」

他又想：「敵人不就是我們中國人，並且不就是我們同省同鄉人嗎？他們爲什麼是我的敵人呢？」

他又想：「敵方的賀師長同我們的唐師長不是拜過把，喝過血酒的兄弟嗎？他們爲什麼如今要打仗，使得我們同國同省同鄉的兄弟們，彼此成爲敵人，互相殘殺呢？」

「他們發命令，要打仗的，爲的是什麼？我們服從命令，替他們打仗的爲的又是什麼？」他如此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忽然跳起來，把自己身上的灰色軍衣軍褲脫了下來，在那隘口旁邊搬起兩塊石頭，用自已的軍衣軍褲包裹着，解下腿上的綁帶將石頭包緊緊地綑住，繫在黃貴清——他的親弟弟——的身上；連人和石頭一同拖到身上，往河裏一摔，哭着說：

「我的親弟弟呀！我是個罪人！你也不要埋怨我！你和我一樣是犯了罪的人！我把你葬在河裏，比躺在路旁，教人家掩着鼻

頭過去，不願理你，總要好一點。」接着又把自己的鎗和子彈帶子，刺刀，並弟弟的鎗，都往河裏一丟，飛也似的逃跑了，口裏說：

「我只有一个親弟弟，已經我自己打死了。你們還有弟弟的，你們要打死，讓你們自己去打罷！」

這時候太陽要出來了，黃貴和的確是醒了。

民國十七年一月六日

現代文藝叢書第六種

西滢譯

少年哥德之創造

甲種 七角半
乙種 六角

(附有精美插圖十七幅)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持之煩惱」，曾經郭沫若先生譯成中文，幾乎是少年人誰都讀過的書了。而且幾乎誰都聽說過，哥德寫那本書，是在他自己嘗到了戀愛的創痛之後，所以「少年維持之本事」可以算是哥德自己的經驗。

那麼，讀者也許要問了，少年維持就是少年哥德麼？要是哥德就是維持，怎樣哥德又沒有自殺？讀者又不免要問，少年維持的思想行動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創造者少年哥德的思想行動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自己究竟有了什麼經驗？他為什麼寫少年維持之煩惱？寫的時候他又是怎樣的情形？……在西滢先生譯的這本小說裏，種種問題都有了答案。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六十四期

近代歐洲外交史 周鯁生著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此書從維也納會議起，直至戰後巴黎和議止，所有近百年來之外交風雲，各國外交政策，以及外交家操縱之手段為研究外交與政治之人所亟欲明瞭而無法以窺見其全者，得此書不啻得一寶筏。且此書於各項條約，均加以批評，各時代之分析亦極明白，復於篇首指陳外交史之研究方法，實為各學校中最好之外交史課本。凡平日景仰著者之言論而欲一讀其苦心結構之傑作者，更不可不手置一本。全書四百六十餘頁，道林紙精印。

〔定價〕紙面二元四角 布面三元 〔郵費〕七分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劉秉麟著 各國社會運動史 上冊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近年來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記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為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際茲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發達之時，歐美各大學中，多增設社會運動史一科。中國各校，最近亦多添設，是此書同時可以供各學校教科之用。全書分二冊，現上卷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

新月書店最近新書

現代文學叢書第六種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澤譯 甲種七角半 乙種六角半 (已出版)
資本主義發展史 胡鴻勳譯 實價六角半 (已出版)
蘇俄評論 世界室主人著 實價五角半 (已出版)
死水 (詩集)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裝訂中)
自剖 (文集)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裝訂中)
現代文學叢書第四種
花之寺 (小說) 凌叔華著 實價五角半 (裝訂中)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四馬路北) 新月書店

中央日報出版預告

一 本社設在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一 定於一月二十六號出版。
 一 全國各級黨部和政學工商農軍各重要機關，都可送看半月；凡想要送看的，請把機關名稱通信處通知，以便斟酌奉送。
 一 本社各部，從一月十四號起，正式開始辦公。凡關於編輯訂報廣告等事項，請分向各部接洽。
 一 國內國外願作本報特約通信員的同志，請預先通信三天，以便決定。但一律請用純粹白話。
 一 本報刊行六中張。第六張專門登載關於黨義政治經濟法律藝術科學各種作品，歡迎投稿。登載之後每千字酌量奉贈一元至五元的酬謝，聯且助助清興。
 一 十七，一，十。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電話 經理室 (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